

发生在“洗脑班”里的真实故事

文/劉穹

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中，一切也只有靠自己。

二、第一次听到李法明

第一次听到李法明的名字是从跟我一个班的一个“转化”积极份子的嘴里。她是个大学生，原也炼功，“转化”后很积极地去给别人洗脑，歪理邪说一套一套的，很能迷惑一些学法不深的人。

那天她回来后别人问她又去给谁洗脑了，她说：“李法明”。别人问她这个人怎么样，她说他很棒，在男子劳教所受尽了各种折磨，比如七、八根电棍电、被摁在脸盆里坐着再塞到床底下，然后好多人一起坐到床上去压、长达三个多月每天都蹲到凌晨三点才让睡觉，不到五点又被叫起来，等等，最后她还说，她为师父有这样的弟子而骄傲。

她的这番话很让我吃惊，因为在她们这些“转化”了的人眼里，只有“转化”才是“修炼”的继续，只有“转化”才能“圆满”，对坚修大法的人她们总是会群起而攻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赞扬一个坚定大法的学员。

她连续去了好些天，每次回来都有人向她打听李法明转化了没有，她总是摇头。我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当时我虽然也被迫接受了洗脑，但心智并未完全胡涂，我知道接受洗脑是绝对错误的。

三、觉者的光芒

迷惑李法明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他始终岿然不动。最后队长实在没招了，不知怎么想起了我。以前她们从不让我去参加给人洗脑，因为她们不放心我。

我几乎是第一次去给人洗脑。我跟着几个邪悟人

来到少教队所在的楼。李法明被叫到值班室开始再一次被围攻。几个邪悟人员又一次围攻他。他的神色中带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因素，始终冷冷地岿然不动。

邪悟之徒开始嘲笑他，说他已经麻木了。我在一边翻看她们的“帮教”记录，心中暗自好笑。她们煞有介事地写着：某某天，我们说到某某地方时，李法明的神色有所改变，看来还可从某某地方突破，等等，甚至李法明打了个呵欠她们都记录在案，认为从中能找到转化他的“真机”。她们哪里知道她们被洗脑后，已经完全不懂甚么是佛法了，变得

好处，但最终并没有搞懂甚么是真正的修炼从而走向邪悟的老太太。

因为李法明是研究生，队长一直叫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给他洗脑，这次这些老太太们觉得机会难得，干得份外卖力，一个接一个地攻击他，贩卖她们的那套歪理。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李法明的心中并没有半点怨憎和气恨，而纯纯正正地是慈悲。尽管在长期的“疲劳战”、“车轮战”和“攻心战”的夹击之下，他的物质身体的承受几乎到了极限，他却始终保持了心态的纯正平和，心平气和地去和这些人讲道理。

当这些人开始大谈政府关于“邪教”的六条特征如何如何的时候，他平静地说，那六条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个标准本身就是错的。别的不说，以“教主牟尼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稣则直接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要求人们要绝对服从他。世界上哪一个正教不是尊师敬道？要揭批的话，首先应揭批释迦牟尼，揭批耶稣。甚至许多中国大家族的祠堂里，都供奉着祖先的牌位，照这种说法，我们还应去揭批这些受供的祖先，是吧？

邪悟份子被问得哑口无言。我在心里暗暗喝彩。在听多了那些歪理邪说之后，再一次听到正见正悟，太让我高兴了。为了再多听他讲讲，我问道：“李法明，请问你对师父是怎样一种感情？”之所以这样问他，是因为很多人走向邪悟，就是源于没有搞清楚法与师父、理性的信念和感情的崇拜之间的区别。

他想了想，简单地说：“我信师父，就是一个‘信’字。”

“信师父”，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哪一个修炼的人不信师父呢？不信师父还修甚么呢？可是，信到甚么程度，能够放弃自己后天变异的观念到甚么程度，却绝对是跟修到甚么程度相关的。你修不到那个程度，可能根本就信不到那个程度。

那天他讲了很多。他在男子劳教所时曾有机会看到师父在美国西部和北美大湖区的讲法。面对这些人，他心平气和地去跟她们讲师父新近讲过的法。当他讲到师父说“我告诉大家，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所有的宇宙的神，不管他是正过来的还是没正过来的，他们都在说我们太慈悲了”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为了不让其它人发现我在流泪，我只好拚命地将头扭向一边。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眼前的李法明就是一个天国世界的大觉者，正带着无以比拟的威严和慈悲，放射着无以伦比的纯正温暖的光焰，将他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了他的世界的光芒里。在那一刻，他根本就不再属于这个尘世这个空间，也没有任何邪魔够得着他。只可惜眼前的人没有一个配得上再听他讲了。她们已经听不懂他在说甚么了。

四、后序

后来我们队实在“转化”不了他，只好将他交给了别的队。我也就没有再跟他说话的机会了。但每次排队下楼吃饭，我都能看见他在队部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他在说。我知道她们根本就动不了他。

再后来我被放了。听比我后出来的学员说，李法明后来被交给四队后她们对他大打出手，天天罚他蹲、罚他站、不许他睡觉等；后来又将他关进了集训队，在那里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全身都浮肿了起来，还总让他淘垃圾。再后来他被弄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编注：文中所用姓名皆为化名。）



我在此想讲一讲另一位修炼人的故事。

一、六个坚定的修炼人

我所在的劳教所有两座四层楼的楼房。刚开始劳教所只有两个中队，我们去后增加到三个，三个中队在同一座楼里，另一座楼里关着十八岁以下的男少管人员。本来男女是不应该混楼的，但后来抓的人实在太多，这座楼也被用来关女学员。劳教所的总人数从平时的一、二百人扩大到后来的一千人，其中百份之九十以上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的建制扩大到八个大队。

去年十二月，我们听说从男子劳教所调来六名特别坚定的男法轮功学员。男子劳教所办法想尽也无法给他们洗脑，还怕他们影响其它人接受洗脑，只好将他们送到女所。将这六个人的洗脑问题分别承包给各个女队。

这六个人被关在少教队，由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少管人员几个管一个，监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互相之间决不允许说话或见面。有一次一个小孩帮他们传递了一个纸条，狱警发现后将那个小孩电得好惨。这些小孩都不是炼法轮功的，一个月可以探视家长一次。为了不让家长发现他们的小孩被电了，狱警将电棍伸进嘴里电。小孩的口腔被电得一塌糊涂，吃饭、说话都困难，从外表上却看不出太大的问题，只觉得脸有一点肿。当细心的家长发现孩子神色有异，问起原因时，小孩当着警察的面甚么也不敢说（接见时总有警察在场），满眼是泪还不敢让它流下来。从那以后，为了不牵连这些小孩，他们六人之间索性连眼色都不交换了。



昌平北京公安局十三處強行給大法弟子灌食

像江湖术士一样尽玩些小丑般的把戏而自己还很得意，自以为现在才悟到了“天机”。

我跟着她们去了一天又一天，很少说甚么。实在推脱不过要我说话时，我曾问：“李法明，请问你修炼最深的体会是甚么？”他照旧带着凛然的神色看着我，很长时间不说话。然后，他说了两个字--“坚定”。

记不得过了多少天了，我们的洗脑工作依然毫无起色。这一天队长发狠说：“将李法明带到我们楼里，多叫一些人，轮着班地攻他！”

李法明被带到我们所在楼的队部办公室，队长叫了十几个人来围攻他，里面有好些是因祛病健身走入修炼、从大法中得到了很多